

盆栽的圖像學——浮世繪所見的江戶盆栽文化

田口文哉著、林容伊譯

現正於本院南部院區展出的「花事·閒情——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」，呈現了日治時期（1895-1945）臺灣深受日本花道及盆栽藝術影響的現象，為了補述日本盆栽的歷史與文化，策展團隊邀請埼玉市大宮盆栽美術館學藝員田口文哉撰文介紹，該館所在的大宮盆栽村為舉世聞名的盆栽藝術重鎮。

淺草雷門前的園藝店

三代歌川豐國（即歌川國貞，1786-1865）的〈淺草雷神門之光景〉為江戶時代（1603-1867）十九世紀中期所製作的浮世繪版畫，描繪四位女性身著華美的服飾，提著裙襬闊步行走的姿態。（圖1）畫面右側的女子與中間的兩人，將視線投向左方一位右手高舉小盆栽、一邊前行一邊回首的女子；她手中的盆栽為栽植著二株福壽草的青花牡丹



圖1 | 嘉永六年（1853） 三代歌川豐國 淺草雷神門之光景 長35.7·寬72.9公分 大宮盆栽美術館提供

卷草紋圓盆。福壽草是初春時最先綻放花朵的植物，因此也稱「元日草」（譯按：中文又名「側金盞花」、「早春花」），自江戶時代迄今，皆以慶賀新春的吉祥花卉為日本民眾所熟知。本文以此類浮世繪版畫所描繪的盆栽圖像為中心，窺視江戶時代庶民百姓間所流行的盆栽文化的一些樣貌。

這位女性身後的階梯式花架滿飾盆栽，是人來人往的街道上擺攤的園藝店。盆栽數量為二十三盆，包含藍白交織的青花盆及使用大量深藍色釉藥的霽青釉花盆中的松、梅、福壽草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盆器的種類多元，紋樣有直條紋、冰裂紋、花卉紋、波濤紋，器形則包含圓形、方形、袋式、六方形等豐富多樣的 forms。上層靠中間的松樹盆栽，則裝飾著盆器紋飾中少見的雪花結晶紋樣，即「雪花紋」。這是由於顯微鏡輸入日本後，以科學方式觀察到雪花結晶的形狀，成為該

時期的一種紋飾，並描繪在盆器上。

浮世繪畫師一一細心區分、毫無重複地描繪這件作品中的盆器，傳達了江戶時代後期的十八世紀後半起，在江戶庶民中廣為流行的園藝與盆栽的樣貌。然而，如果知道這幅畫中攤位所在的位置，就更能明確地理解盆栽受歡迎的程度；該地點其實便是現在造訪日本的外國旅客熱愛的觀光景點——淺草寺的雷門前。畫面中央至右側描繪著朱紅色柱子的建築正是雷門（正式名稱為「風神雷神門」），如同其名號，可以從安裝了紗網的門內，看見背負著太鼓的雷神像，畫面右上方則是著名的燈籠。

葛飾北齋（1760-1849）的〈淺草觀音雷神門〉（圖2）則是從〈淺草雷神門之光景〉的相反方向俯視雷門前的街道，畫面右側即是佇立著雷神像的雷門。畫面下方中央雷門前的大路上，景物畫得極小，但仍能見到對



圖2 | 寬政期前後（18世紀末） 葛飾北齋 淺草觀音雷神門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提供

茶水鋪子與旁邊園藝攤盆栽行列的描寫。由此可知人群聚集的淺草雷門前，也是買賣盆栽的場所。

淺草寺所在的淺草周邊地區，是江戶時代最大的庶民娛樂區，〈淺草雷神門之光景〉便是以這樣的雷門為舞臺，描繪穿著時髦到淺草寺參拜兼遊玩的女性。一般對於這幅畫的理解是浮世繪版畫中的美人畫，對我們來說，重點卻是：江戶最大娛樂區的中心地，擺賣的是盆栽的攤位而非其他。從這件作品便可得知，盆栽在當時是江戶市民心中最具人氣的一項商品。

江戶名勝——盆栽廟會

如同淺草寺的攤位，寺院、神社旁的街道擺攤販賣園藝盆栽，為江戶城中常見的風景。江戶是眾多神社佛寺的所在地，較具規模的寺

院及神社每月會舉辦數次稱為「緣日」的廟會，大門前的街道聚集許多攤商，擺出各式各樣的商品，參拜的信眾也十分享受在廟會購物的樂趣。

這樣的廟會之中，尤以園藝、盆栽的攤販數量最多，也有因盆栽廟會而被歸為江戶名勝的寺院，足以證明盆栽在江戶民眾間的高人氣。現今東京日本橋茅場町留存的天台宗寺院「智泉院」——通稱「茅場町的藥師如來」——即為一例。（圖3）以江戶的神社佛寺等為中心，描繪並介紹江戶名勝的地理誌《江戶名所圖會》，相當於現代觀光旅行的導覽書籍，是江戶時代不斷再版的暢銷書。書中即介紹了以園藝市集聞名的「茅場町的藥師如來」。

畫面右下方的建築物為藥師堂的門，男女老幼及武士、僧侶、市民等各式身分的參拜人群摩肩擦踵地行走在街道上，愉快地逛著路邊



圖3 | 天保五年（1834）齊藤月岑編 長古川雪旦畫 《江戶名所圖會》卷2 長25.4，寬18.1公分 岩槻人形博物館開設準備室提供

的園藝攤位。從花架上盛開的牡丹、紫藤、杜鵑等盆栽推測，時節正值五月上旬。廟會熱鬧的情景也記載於畫面左上的文句中，介紹了每月八日、十二日藥師堂舉行廟會時，園藝商家推出許多攤位，參拜信眾群集的喧鬧景象。

如該作品所示，茅場町的廟會已變成專門的園藝市集，刊載於介紹觀光名勝的書籍。這樣的情景也可見於三代歌川豐國的〈江戶名所百人美女·茅場町〉，其描繪舉著植有紅梅與

福壽草盆栽的女子。（圖4）在她身旁露出一角的是用以搬運盆栽、稱為「吊臺」的道具，上面放著五葉松盆栽以及沒有裝盆、僅以稻草包捲根部的萬年青和南天竹。根據淺草雷門前的園藝攤及茅場町的園藝市集廟會，盆栽在江戶後期流行的程度可見一斑。當然就現代而言，觀葉植物及盆栽等也因作為豐富生活的興味或室內裝飾而受到歡迎，然而對於江戶時代的人們而言，為何盆栽的人氣會如此高漲呢？



《江戶名所圖會》局部



圖4 | 安政四年（1857） 三代歌川豐國 江戸名所百人美女・茅場町 私人藏

江戶的長屋生活

〈久留米藩士江戶勤番長屋繪卷·戶田熊次郎之部屋圖〉描繪了順應江戶幕府政策，而在江戶值勤的外地武士的生活場景。（圖5）比起作為商品的浮世繪版畫，這件作品以記錄為目的而製作，被評價為傳達當時實際生活空間的貴重資料。從畫中的居住空間看來，即使身為上位武士，其在江戶的住居仍十分簡素，對裝飾品毫無關心。

生活空間鋪著曬黃的榻榻米，牆上貼著畫或寫著文句的紙張，狹小的中庭裡有盛開的花壇，並安置了數盆盆栽。以手托頰痴痴地眺望庭院的武士或許令人不由得發笑，但同時代的市民階級所居住的生活空間，可能連這樣的庭院都沒有。十九世紀時的江戶與當時的巴黎、倫敦比肩，人口成長達至一百萬，

為近代形成的人工都市，庶民百姓的生活空間也與自然隔離。為了讓百姓有透氣的空間，幕府特別在江戶郊外整建能夠賞櫻的公園。

身在這樣的環境，光是在毫無趣味像無機物一般的民家之中，擺上廟會集市販售的福壽草、梅花、牡丹等盆栽，無論尺寸多小都能為生活引入季節感與色彩。浮世繪版畫中描繪的盆栽多為開花植物，這是因為比起樹木，花卉較為廉價，另一方面也能讓浮世繪的色彩更為華美。此外，若考量庶民百姓的生活環境，居住在長屋的民眾，比起其他事物，更追求季節感與自然的色彩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與自然隔絕的江戶百姓之需求，得以透過便於攜帶的盆栽來滿足。同樣身為都市社會的一員，生活在公寓大樓的現代人，對於盆栽的追求也可說是如出一轍。



圖5 江戶時代後期（19世紀）久留米藩士江戶勤番長屋繪卷·戶田熊次郎之部屋圖 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提供

購買盆栽

〈緣日之景〉描繪了夏日廟會攤位前的景象。（圖6）畫面中央提燈籠的男子，背後有點著火的燈具，顯示其為夜間廟會的光景。擺攤的商家有畫面右側的園藝攤以及畫面中央的撈金魚攤，盛滿清水的盆中可見優游的金魚。畫面左側則是販賣昆蟲的攤位，屋檐上吊掛著飼養昆蟲的箱籠，左邊柱子的中央則掛著塗黑的圓形籠子，並以白色斑點表現明滅的螢光。

園藝攤的花架上，並排擺放著繡球花、菊花、黃花龍芽草，穿著浴衣的女子從前方

走過，手中舉著可能是從該攤購買的長萼瞿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女子手中長萼瞿麥之盆器與花架上盆栽所使用的盆器並不相同；花架上擺放的盆栽商品栽種於青花瓷盆之中，與此相對，女子購買的長萼瞿麥則是種植於便宜的素燒陶盆。不僅限於該作品，浮世繪版畫中擺放、裝飾的盆栽商品，多採用高級的青花瓷盆或霽藍釉瓷盆，然而該作品中女子實際購買回家的卻是使用素燒盆器的盆栽。

擺飾在花架上與自購家用的盆器，兩者的差異引人玩味，而〈名妓三十六歌佳撰・瀧川〉也能看見相似的情景。（圖7）該件作品的舞臺，設定在梅花綻放初春夜晚中的園藝攤；挑選盆栽的女子身披鮮豔的朱紅色獅子牡丹紋外袍，是江戶唯一受官方認可的遊女街之吉原花魁。此處應注意的是蹲踞在花魁右方陪侍的年輕女子手頭之物，她的前方擺著種植了五株福壽草的霽藍釉長方盆，而她手中則拿著一株福壽草。重點在於：這株福壽草裝在白色的紙袋中，只買一株的話，裝在紙袋中就可以了；可以想見她們用紙袋



圖6 | 文政後期左右（1824-1830）歌川國貞 緣日之景 長37.0・寬73.7公分 大宮盆栽美術館提供



圖7 | 文久元年（1861） 三代歌川豊國 名妓三十六歌佳撰・瀧川 長36.0・寬24.9公分 大宮盆栽美術館提供

攜回，再移植到自家花盆的愉悅。

至於花架上併列青花與霽藍釉瓷盆的盆栽，確實在十九世紀時，日本以愛知縣瀨戶市為中心，大量生產青花瓷盆，然而，與素燒陶盆器相比，青花瓷盆屬於高價位商品。當然也會有購買青花瓷盆的情況，但江戶庶民會依據個人財力，各自購買青花瓷盆或僅在自家玩賞的素燒陶盆。〈久留米藩士江戶勤番長屋繪卷·戶田熊次郎之部屋圖〉所見的武士家中庭栽植的盆栽，也不使用青花瓷盆。這些作品表現了庶民百姓購買盆栽的實際樣貌，值得玩味。

培育盆栽

有關從浮世繪觀察江戶盆栽文化的嘗

試，最後要探討的是培育盆栽時最重要的作業——澆水——的圖像。歌川芳虎（生卒年不詳）的〈座敷八景之內·上漏之松之雨〉，採用浮世繪版畫中一種稱為「團扇繪」的形式，使用方法為沿著畫邊裁切畫紙，貼在團扇的扇骨上。（圖8）該作品描繪正在為自家盆栽澆水的女子，花架上安置著分別栽種了仙人掌與松樹的小型圓盆，女子右手拿著器形奇特的灑水壺正在澆水。灑水壺是江戶時代由葡萄牙傳來的物品之一，灑水壺的日語名詞也是由葡萄牙語（編按：日語ジョウロ，葡萄牙語 jarro）轉化而來的外來語。

畫中短小的灑水壺器形現在已經見不到了，握在手中的儲水部分容量很小，是從沒有畫出的、左手提著的桶中汲水，再由前端



圖8 | 天保十四年至弘化四年（1843-1847）歌川芳虎 座敷八景之內·上漏之松之雨 長22.3·寬28.5公分 私人藏



圖9 天保十四年至弘化四年（1843-1847）歌川貞房 五月十六日・土、水性の人運勢佳 長36.5，寬24.6公分 大宮盆栽美術館提供

的蓮口出水澆灌。此外，歌川貞房的〈五月十六日・土、水性の人運勢佳〉中，女性澆水所使用的灑水壺，是在竹筒下方插入蓮蓬頭，完全是另一種器形。（圖9）再者，同時代發行的園藝書籍，如長生舍主人的《金生樹譜別錄》，也記載著關於灑水壺的解說條目，並搭配插圖。（圖10）這些浮世繪版畫和園藝書籍，不僅記錄了灑水壺多樣的器形，也可窺見因園藝文化的盛行而備受關注的舶來品灑水壺，以及各式各樣的改良品。

小結

以著名觀光景點的園藝市集為首，江戶時代的盆栽文化成為該時期非常重要的庶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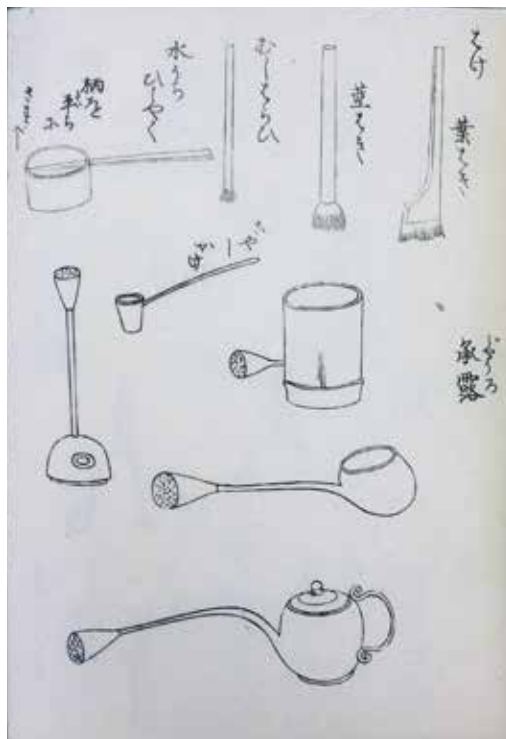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文政十三年（1830）長生舍主人《金生樹譜別錄》下卷 大宮盆栽美術館提供 畫面下半部「承露」條記載的四種灑水壺之圖示。

風俗主題，並透過為數眾多、族繁不及備載的浮世繪版畫流傳至今。對於盆栽的愛好，追根究柢在於現代都市生活對於自然的需求，以此為基礎，人們各自懷抱不同的立場親近盆栽。江戶時代的盆栽文化，包含了各式各樣的盆器種類與樂趣，比現代更廣泛地在人群中傳佈。現今的生活環境如同江戶時代一般，與自然隔離且充滿閉塞感；作為可攜式的自然的盆栽，能讓都市生活更為豐富，現今也獲得相當的關注。浮世繪版畫所傳達的多采多姿的盆栽文化，或許可作為現代人重新省思時最合適的範本。

作者為埼玉市大宮盆栽美術館學藝員
譯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